

受訓、從政小故事(下)

——七省主席幕中記之六

(本文插圖刊第4頁)

●董中生

縣長考試滿城風雨

民國三十二年我初抵恩施，省府人事處副處長張公量（處長郭驥調重慶社會部工作，他倆均中大畢業）招待我膳宿，將自己床舖讓給我睡，實在非常感激！

我將縣長履歷證件交他簽報任命。他發現其中一張由國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宋子文具名，任命我為昌化縣長的任命狀，他說據他所知當時湖北全省縣長，尚無一人拿到國民政府主席具名的薦任狀。

湖北縣長，多由各方人事關係介紹而發表的。陳辭公任主席時，曾舉辦過一次縣長考試。被錄取第一名的吳錫澤（來臺曾任新聞處長）考取後不願出任縣長，辭公問他：「既不願任縣長，爲什麼要報名考試？」他回答：「爲要試試自己的學力。」其他被錄取的，都陸續發表爲縣長。

王東原接任主席後不久，亦舉辦一次縣長考試，由民政廳長負全責主其事。報名資格其中有一項是「大學畢業者」。宣恩縣政府內，大學畢業者很多，符合此項資格者，多想前往報名一試。

但風聞這次考試，最多可能錄取五名，被取的機會，一定不大。我和同事們商量結果，決定推選秘書林定谷，地政科長來元業和稅務處長臧孫鏞三人前去報名。

發榜僅臧孫鏞一人被錄取第三名。臧孫鏞政治大學肄業，武漢大學畢業，來臺曾任水利局主任秘書。

由於錄取名額有限，落榜者衆。失望的人，心中有些不平。他們認爲口試分數所佔比例過高。主持口試的民政廳長和口試委員，對若干本省籍投考者，不少是熟識的。而且被錄取第一名的口試評定分數特別高，認爲有欠公正。

恩施縣政府的秘書，與該縣縣長是大學同學，四川人，亦報名投考。他名落孫山後，決定離鄂回四川原籍，另謀發展。許多落第考生，認爲他既離開湖北，就推他領銜，向上級機關檢舉這次辦理考試不公平的事實。舉辦縣長考試，原本是一件美事，至此反鬧成滿城風雨。最煩惱的，當然是主辦此事的民政廳長了。

恩施秘書和宣恩縣的秘書與地政科長，皆是地政學院的同學。他未徵得宣恩兩同學同意，擅

自將二人的名字亦列入檢舉書內。

恩施縣長（是民政廳長所賞識的）爲解脫自己關係，就編造故事，向民政廳長報告，謂此次檢舉事件，乃由宣恩地政實驗縣所發動，因而我這個地政實驗縣長，在不知不覺中，受到無妄之災！

我國歷代的科舉制度，皆以文章取士，全國縣官多由考中的進士出身學子出任。在農業經濟社會，承平時時代，政簡刑輕。並由師爺們輔佐縣政，尚不至於發生大大困難。但在對日抗戰時期，考選文章寫得好的人出任縣長，對國家，對人民，對地方是否有好處，是另一個問題。

王主席的機要秘書鍾顯堃同學，就是文章寫的很好，但派他出任縣長，對地方上許多困難問題，他就無法去應付了。

至於現在工商業社會，情形更加不同。臺灣實施縣長民選，倒將這個困難問題解決了。

夜郎古國盜匪世界

宣恩位鄂、湘、川、黔四省邊區。崇山峻嶺，交通極其不便。傳說古「夜郎國」就在這一地帶

。一位朋友曾對我說：「前任縣長曾掘出一顆夜郎國銅印」。可是我未曾親眼見過。但以那種此一高山連接那一高山，全縣幾乎沒有多少平地，對外完全隔絕的人民，對外面世界全無所知，思想上容易犯「自大」的毛病，亦是合乎情理的事。這種環境，人民的智識文化，自然受到影響。當我在蘇州服務時，發現蘇州歷代「狀元」特別多。例如潘家的父子狀元，彭家的祖孫狀元，而宣恩有史以來，得過功名的唯有一人。這位曾中進士的覃先生，他的後代子孫尚有一位，擔任我任內縣府的低級職員。不時談起他祖先的光榮。他們公認這位覃先生的成就，歸功於老師嚴厲督教，是從早煙管敲打出來的功名。但亦有人說是由於該縣從未有入報考，而被破格優予錄取的，和今天臺灣大專聯考，對山地同胞加分錄取的道理相同。

清末民初，由於山岳邊區地帶，交通阻隔，民智落後，政府力量薄弱，地方幫派勢力興起。地方士紳和幫派的袍哥們，與當地土匪打成一片，控制着整個社會，做各種違法的事，例如包種銷售鴉片等。

我到任前一年，宣恩縣小關鄉駐了十二名保安隊員，一夜之間被「神兵」們砍殺了！所謂神兵，就是士紳們亦是袍哥們手下的「自衛隊」。

民衆可以不服從政府政令，但不敢得罪當地的士紳與袍哥們。他們都是生於斯，長於斯，終生不離開本地的實際統治者。

恩施唐家壩省政府廣大的辦公處所，和宣恩一位被通緝鄉長的全部楠木建造的鄉公所，全是

所謂士紳的私人財產。

陳辭公以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省府主席，坐鎮恩施。特別注重維持政府威信，保護地方治安。有位恩施最大的袍哥頭子，對政府實施食鹽公賣政策表示反對，辭公派一團國軍包圍他的住宅，迫他受範。宣恩一位袍哥任鄉長，免職後抗不移交。派省保安隊包圍鄉公所，鄉長就潛逃到鄰縣湖南省桑植縣去了。

我接事後，地方治安的大問題已不存在，但小型土匪，並未肅清。公路上的行車，尚有被搶劫的情事發生，東邊和鶴峯縣交界的幾個鄉，時有土匪出沒，因為匪巢就在那裏。

有一次，專員公署召開治安會議，鶴峯縣長魯堅，據他自己說，亦曾參加過幫會，曾任省府總務科長，善於交際。彭專員很賞識他。討論到宣、鶴二縣交界處土匪會剿問題，魯縣長責備宣恩縣將土匪驅往鶴峯，使鶴峯縣人民受害。專員選鄭重其事，提示宣恩縣長要注意此事。

其實，土匪在鄰縣做案，問題應該由鄰縣自己去解決，但魯縣長是本省人，又是專員認為很能幹的縣長。在那種環境下，我祇好忍口氣不說話了。

親入匪巢縣長樹威

我由浙江調往湖北任實驗縣長，由於公文往返，讓我有將近半年時間的考慮與準備。我之決定單槍匹馬赴任，主要原因是旅費問題，戰時交通困難，由浙江經重慶至湖北，費時約二月。辭公雖匯二萬元旅費，一個人使用相當寬裕，帶家

眷同去，可能就不敷了。於是決定內人及一女二子留在浙江，拜托同學朋友們照顧。承蒙浙西行署主任賀揚靈和縣長陳禮、王非等同學保護照顧，我妻子兒女的生活，才能苦撐至抗戰勝利為止。是我無限感激的事。

我過分重視公家工作，不太注意自己生活。在浙江有家人照顧我生活，去湖北誰來照顧我呢？尤其當縣長，是親民之官，常要下鄉，才能瞭解地方實際情形。在地方治安有問題的地區，一個隨身親人也不帶，萬一發生意外，如何是好！因此內人勸我寧願一個人可以寬裕使用的旅費，節省一點由二個人用，帶一個能照顧我生活比較安全的人同去。

我選定許啓曠同去。許啓曠是我小學後期同學，曾在上海綢廠做織工。民國十六、七年間加入共產黨，非常積極。民國二十年共黨已選拔他將送他去俄國留學，適在那時被我政府逮捕。經反省自首後又加入國民黨，共黨勝利後，軍隊進入我縣境不到一星期，聞即將他拘捕處死。據說凡自首的黨員，共黨一律將其處死。

許啓曠長於做民衆工作。人極機警，我任昌化縣長五年，派他在縣警察局任情報隊長，在抗戰前線，對地方治安工作，表現成績頗佳。到宣恩後，我仍派他在警察局工作，並囑咐他工作重心在肅清縣境內的殘匪。

他在宣恩工作一年後。有一天，報告我他已找到了土匪的巢穴，就在宣恩、鶴峯兩縣交界處一個山洞內，地勢極險要，外人不易進入。但他已進去察勘一次，問我有沒有膽量亦進去看看。

稍加考慮，我立即答覆：「可以進去看看。

你們去選擇最好的時機，最好趁他們外出時候去，你們去妥善準備佈置一下，安全第一！」

我當時想：如果縣長能親進匪穴，對人民和土匪心理上的影響與打擊都是極大的。至少可以給土匪精神上的一個威脅。這個冒險是值得的。

民國三十三年秋某日，我視察長潭鄉，夜宿鄉公所。次日天剛亮即率領五名幹警搜索匪穴。匪穴位於恩施、宣恩、鶴峯三縣交界處，兩山之間的一條長約二十餘里的山澗中，這條長澗兩岸大部份是高達數十丈的垂直削壁崖岸。在澗底只有日中才能見到太陽。兩岸削壁生長蔓草長藤，此地人跡罕至。是飛鳥野獸的理想巢穴所在。土匪以長澗的中部一個大石洞作為住所。他們在那裏可以監視澗的兩端入口處，有無外人進入。而澗口外的人無法看清楚澗內的活動。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山洞。

那天氣候很好，真是秋高氣爽。我們順澗水上流進去，中午在山洞中休息，將帶去的乾糧充饑。沿澗是原始山林，景色幽美，氣魄雄偉，非杭州西子湖旁的九溪十八澗可比。倒有些像長江三峽兩岸的氣象，當然澗水不可能與江水相比。

出澗後翻過兩座山，深夜才到與恩施縣相鄰的萬寨鄉公所住宿。鄉長對我們此行，十分驚奇。他說：「這條澗他們本地人亦很少進去過，至於縣長，你恐是空前絕後，唯一進去過的人了。」

我們這一次深入匪穴對土匪心理打擊極大。從此土匪內部互相猜疑，自己開始分裂。彼此互認內中一定有人秘密與政府人員勾通，否則縣長

不敢親自冒此大險，進入這一危險地帶。

不出三個月，匪首們開始自相殘殺，最凶狠的一匪死亡了。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天下大雪，我出巡南部各鄉。這幾個鄉與湖南桑植縣（共黨十大元帥之一賀龍的故鄉）、湖北的來鳳縣交界。來鳳縣是這一地區內唯一有一塊小平原的地方，中央在抗戰接近勝利時，曾計劃在此建築一飛機場。

來鳳的蔬菜、水菓，亦是聞名附近各縣的。我們冒雪在山途中，遇見一個由來鳳挑水菓回來的小販。隨我同行的一名幹警，認識他就是本縣著名匪首之一。立刻將他逮捕，交鄉公所押解縣政府審理，從此縣內重要土匪或死或被捕。有一天遇見鶴峯縣長魯堅，他才衷心感激宣恩縣肅清土匪後，鶴峯縣的治安亦獲得保障了。

最欣喜安慰的一刻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九日傍晚，我接到宣恩電信局長電話，通知我日本就要無條件投降了！局長是江蘇鎮江人，他知道我隻身在外，家眷不在任所。飲食不便，有時特燒一二樣江浙菜送我佐餐。一次送的菓子裏，據說野獸專吃這種菓子生存，其實肉味和其他野生獵物沒有太大差別。只是這份濃厚的鄉情，使我十分感激。

抗戰八年，我幾乎全部時間在山鄉縣份任縣長。下鄉時，有機會吃到一些野味。例如在昌化，曾吃過虎肉及野豬肉、豹肚及野豬肚。

昌化係深山地區，多瘴氣。瘴蚊叢生，易患瘧疾。我曾患過一次惡性瘧疾，身體因此受到損

害，以後三年此症每年皆發一次。抗戰期內，藥品缺乏，專服奎寧，僅能治標。當時民衆告以將野豬肚或豹肚等焙乾碾粉服用，培養胃的消化力，可以增強恢復體力。不知是否受心理作用，吃了野豬肚粉，似乎對身體是有些幫助。

我還吃過一條毒蛇的膽，據說對眼的視力有幫助。我既年近八秩，看報讀書不需戴眼鏡，是否與此有關？不得而知。

在宣恩我吃過一次熊掌。其味與魚肚差不多。孟老夫子所謂：「魚與熊掌皆我所欲也。」如果讓他祇能選一種吃，他就選吃熊掌而放棄魚。我想可能是當地吃魚的機會多，而不是吃熊掌的味特別好的緣故。物以稀為貴喲！

就在八月九日同一天晚上，新任湖北省第七區專員沈清塵先生亦來電話，通知我他已向王東原主席報告，已蒙答應我離開宣恩。並將聘我為省政府專任設計委員，負責籌備成立省地政局及任局長。

連續接到好消息。抗戰八年，雖極艱苦，家國終獲勝利。個人工作，亦有新的決定，可說是一生中最欣喜安慰的一刻。僅候省府發表宣恩新任縣長，即可早日辦理移交，動身赴武昌報到。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

天有不測風雲，八月二十日特來一通使我十分困擾的電話，乃是民政廳長親自打來的。他囑咐我立刻將唯一由浙江隨我來湖北的許啓曠押解到省。由他親自審問。如果中途逃脫，唯我是問！同時還斥責我這個縣長是如何當的？部屬犯了如此重大過錯，不予以懲處，湖北老百姓的痛苦

實在太大了！

這是我任三任十年縣長中，唯一被上司責罵的一次，心中十分難過。我犧牲家庭溫暖、幸福生活，隻身到外省湖北工作。許啓贖跟我一同吃苦，甚至冒生命危險，為地方治安而拼命，現在土匪是肅清了，命我親自下令押解他去恩施受審。聽廳長的口氣，此去是凶多吉少！萬一許啓贖怕事，中途一跑了事，我更有口無憑申訴了！

我一面安慰許啓贖，叫他無論如何需要盡力忍耐，我一定盡最大努力，將這個案子，辦一個水落石出。我寧可縣長不當，前程不要，亦不會讓他一個人去受冤屈。換言之，就是請他絕對不可怕事逃走。如果一逃，原來是對的，亦將被認是錯的了。

同時新錄取縣長的臧孫鏘，被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參謀長郭懋（悔吾）將軍邀他去任參謀，參與接收武漢的前進小組。臧孫鏘對許啓贖的工作能力，特別賞識，曾要求我：如果他發表為縣長時，希望能調許啓贖幫他工作一段時間。臧的武漢大學同學在恩施服務的較多，我就請他找關係，乘機代我們說明事實真相。

這件案子發生的起因，與我們肅清土匪有關，如果我們不冒自己生命危險，不去搗毀匪巢，捕捉匪首，這一案子可能不至於發生。

當政府政治控制力薄弱，邊遠偏僻地區，鞭長莫及。地方士紳與土匪們，難免互相勾結，彼此利用。以保全各自私人利益。例如販賣鴉片等違法業務，如果紳匪不合作，就無法發展。長潭鄉首富，於縣內匪首們被逮捕後不久，被人檢舉

他家內藏有鴉片，經警察局派偵察人員前往搜查，並帶該首富到縣問話。

嚴立三先生暫居長潭鄉時，曾住在這位首富家。此時嚴老先生已去世。他們找到嚴先生的十五、六歲公子，陪他去見民政廳長。並由民政廳長派人陪他們去見省府主席。

王東原主席聽了嚴公子報告後，平心靜氣地教訓嚴公子說：「你還年輕，要好好用功讀書。政治是很複雜的事，你最好不要去管它，這件事政府會依法辦理的，你們可以放心！」

我解送許啓贖的公文，經主席批交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審辦。承辦的軍法官乃武漢大學畢業，與臧孫鏘先後同學。臧有機會將實際情形向他說明。承這位軍法官秉公審理，真相大白。但在審問一個多月期間，命許暫住恩施，隨時傳問，不僅要負擔一筆相當大的旅館費（我准他報出差旅費），精神上所受損失，是無法補償的。

路遇小鎮叨擾喜酒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宣恩新任縣長已經省府發表，許案亦告結束。我安心準備交卸縣長職務，赴武昌省政府報到。地政研究人員，由於抗戰勝利，各省普遍需要此項人才，他們各奔前程，接受新的工作去了。隨我一同去武漢的，除許外，尚有建設科長邱行銓。邱是青年軍師長邱行湘的胞弟，邱師長曾任辭公在恩施時的警衛團長，六戰區司令部內熟人較多，接洽到一輛開巴東的軍用卡車，順便載我們三人至巴東。

雖是初冬時候，除羅松坡一段地勢高，較寒

冷外，其餘由恩施經建始沿途多是山丘地帶，滿山是鮮艷紅葉，在陽光照耀下，景色特別美麗，心情非常愉快。一晚宿在一小鎮，巧逢一家正在舉行婚禮，我們乘機去湊熱鬧，送份喜禮。主人知道我是鄂西地方官，邊請我坐上座呢！這時抗戰勝利不久，百姓認為國家從此太平，可以過安樂的生活了，每人臉上都掛着笑容。

在巴東候船二天。遇上一艘載運復員人員的輪船，乘客雖極擁擠，他們優待我這位卸任縣長，還安排我和邱科長一間房艙。上了船，心中突然感到特別輕鬆，以為從此可以脫離戰時緊張生活，開始回復安定正常的工作了。

船抵漢口，在海關碼頭上岸。岸上有一批日俘在江邊清理堆積的雜物，看他們垂頭喪氣的樣子，可以想到他們內心的痛苦。不過他們仍服從命令，遵守紀律，是一個能屈能伸，不容輕視的民族。

在漢口朋友家住一個星期，看到漢口市區的房屋破壞不多。馬路兩旁的店舖，與戰前沒有太大的改變。祇是道路年久未修，到處是大洞小窟。我亦去舊日本租界看看。日俘日僑管理處就設在那裏。那天日僑正在舉行一場棒球賽，圍觀的日僑近千人。比賽很認真，觀眾亦熱烈助興。

我選去看一處日僑臨時售物場。由於限制每一日僑隨身攜帶回國物品重量，因此他們不能攜帶的物品就拿出來廉價出售。有的日僑缺乏現金，就做些食物如大福餅之類銷售，賺幾個錢零用。場內還設有簡單的飲食店，當然生意很清淡，但店員們都很有禮貌。

戰敗的日僑，多能守法，戰勝國我們的同胞，却有極少數不遵守法紀的！我親眼看到一個地痞流氓之類，拿了一件日本軍服大衣，不付錢就走。他在前面逃，日僑在後面追，實在愧對自稱為禮義之邦的國民。

政府失去人民信心

國民黨領導全國對日抗戰勝利，民衆擁護政府情緒達到最高峯。而接收開始後，却使人民逐漸對政府失去信心！當然這一大責任，不能完全推給某一個人身上，而是政府各階層軍公職人員，多少皆負有一點責任。我舉一件小事為例：

據一位日僑說：「湖北省各地日僑，奉令集中武漢。在漢口設日僑日俘管理所。由國軍負責運送，他這隊運至距離漢口五十里的小鎮，車停止不前進了，理由是汽油不足。時近黃昏，他們心中害怕地方治安不好，焦急萬分！最後隊長表示，如果日僑能自己出錢買油，車子今晚可直開至漢口。」

抗戰期間交通兵司機在後方的不法行爲，使我相信日僑所說的話是不假的。

最使人民看不起政府的是漢奸財產的接收。尤其私人房屋的接收，不够光明正大，大公無私。部份接收人員到武漢，第一件事是替自己或他的上司找一所舒適的住所。

由民政廳服務的一位小同鄉，在武昌大馬路沿街接收一家漢奸開的米店樓上，他自己動手用木板隔了二間房子，讓一間給我住。我就於民國三十五年春節前由漢口搬到武昌居住。

我未離開宣恩，就接到省政府專任設計委員聘書。武昌住所找到後，立即向省政府報到。王主席囑咐我籌備成立省地政局。

省府成立一個新機構，須經省府會議通過，報請行政院核准。成立地政局須擬訂該局的組織規程，及編製該局的預算。我雖已當過二任縣長，過去這類事，全交由幕僚辦理。現在我是孤家寡人一個，自己做起來實在不方便。

省府主計處長闕靜遠，政校一期同學，我特請他幫忙，他一口答應，指派他的屬僚編擬。湖北是大省，組織和預算按一等局的規模編訂，三日內將組織規程及編好的預算交給我。親自送呈主席，交省府會議通過後，呈報行政院。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行政院會議通過任命我爲湖北省地政局長。

到時候，我才通知留在浙江家鄉的妻子兒女來武昌團聚，親戚朋友中亦有人批評我要等抗戰勝利後近半年才接家眷，有些不近人情。其實我從事公務以來，都是先公後私。公事處理有個頭緒後，再來安置私事的。三任縣長，一任行政督察專員，亦都是個人先去接事，過幾個月等公事上軌道後，再接家眷的。何況抗戰勝利時，交通尚未恢復正常，等車等船費時，亦是延遲幾月接妻子兒女到武昌的原因。

我生活雖很簡單，但不是一個善於照顧自己生活的人。幸運的有一位賢內助，幫助我一生能過着規律的生活，這是我最大的福氣。在宣恩單獨生活三年，內人不在，我的生活尚能維持正常，有賴動工張德勝的忠心服務。

張德勝是我初到恩施，由省府人事處副處長張公量（處長郭驥調社會部工作，處務由張代理）介紹給我的。我的一日三餐，衣服洗換，他能照顧，使我不必自己操心。我初到武昌，家眷未來時，仍由他來服侍。一天，他上菜市場買菜，中午尚不見他回來，我知道恐怕要出事了。到處打聽消息，毫無結果。第二天，第三天仍無消息，我更着急了。第四天，一個武昌本地小孩來看我，並帶來張德勝的一張小條子，寫明地址要我立刻去看他。

我按地址找到一家藥舖。那小孩就是藥舖的小伙計，藥舖樓上住有軍隊，叫我在樓下等。不久軍隊下來，我看見張德勝就在其中。我向部隊長解釋，才將他領回。原來張德勝在菜市場買菜時，軍隊認爲他是逃兵，提他去補充兵額了。

武漢過客多吃魚蝦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湖北省地政局正式成立。暫借武昌一所教會學校，開始辦公，當時在武昌要找一處機關辦公房屋，實在不容易。因爲日軍在武昌破壞房屋比在漢口厲害。不久教會學校復校上課，我們又遷到蛇山公園的湖南會館內辦公，直到我離開湖北時爲止，以後由繼任的熊鼎盛局長再遷往租用宣恩縣周議長的住宅。

周議長曾任湖北省師範學校校長，在武昌有一幢私宅。日軍佔據期間，稍被破壞，尙易修復。經由隨我宣恩工作的國立商學院畢業學生，與周議長感情甚佳，後任地政局的主計主任介紹，就租了他的房子，地政局才有暫時安定辦公的地

方。不必再有幾個月搬一次家的麻煩了。

地政局的重要幹部，全是地政學院畢業同學。副局長黃振鉞，湖北本省人。原任民政廳地政科長，富進取心，活動能力很強。我由地政實驗縣長負責籌備成立地政局，出任局長，他認為理所當然。但當我由鄂調湘時，他責怪我事先不和他商量，因為他如果預先知道我將調任，他可以請鄂省黨國元老，例如省議會議長何成濬將軍等去電中央，保薦由他本省人繼任，他自信成功希望很大。

我瞭解他的個性，副局長是虛位，他一定不滿足的。於是派他兼任武昌登記處主任，尚能相安無事。我離校工作以來，得到同學幫助的地方甚多。尤其在浙江昌化縣長任內，十幾位政校同學，不計地位待遇，犧牲苦幹，使縣政工作成績表現突出，全是他們的功勞。但有時少數同學亦能增加你不少困擾。同學職位的安排，尤不能大意，比普通同事處理還要小心。同學操守，更要特別注意！記得任昌化縣長時，馬德清（曾參加蔣經國先生建設新贛南工作）同學曾提出一個問題。他問：「同學貪污怎麼辦？」我說：「同樣依法辦理。」

黃副局長，一表人才，面貌清秀，口齒伶俐，深獲師長們，甚至師母們的喜歡。重慶復員返京師友，都要經過武漢。由他招待，大家感到非常滿意。久住重慶山城的師友，難得吃到魚蝦，一到武漢上館子，衆口一辭，要點魚蝦之類佐餐，其實當時武漢魚蝦便宜，肉類貴。在武漢吃肉不容易，吃魚蝦太方便了。

貌似洋人先上渡船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某日，留在武昌替王東原主席辦理湖北省政府移交的秘書長王原一通知我：王東公有意調我去湖南任地政局長。原因是原任省地政局長汪浩，將出任長沙市長。汪浩曾在浙江任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時，我任昌化縣長。他竭力推薦調我繼任。

對我而言，湖北、湖南沒有多大差別。但汪浩有意向市政方面發展，他是湖南本省人，以他的才幹，當任長沙市長，應該會有所表現。在浙江時，我們合作的很好。我能成全他這個意願，亦是應該的。因此我答應調任。

湖北省政府秘書長鄧翔海，知道這個消息，立刻要求我不要離開湖北。鄧任江蘇吳縣縣長時，是我的頂頭上司，他很關照我。他說他要向萬耀煌主席報告，不准我調。

後來還是果夫先生向萬耀煌主席說明：調我的事，他已答應了王東原主席。接我湖北任的熊鼎盛和我是同班同學，亦是很適當的人選。萬就不堅持挽留我了。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我到長沙。王東原主政湖南的政治環境，較湖北時為佳。他任命的高級幹部，多是中央訓練團高級班受過訓練的，意見容易一致。秘書長劉公武原任湖北省府委員，留學德國。身體魁梧，面貌有些像外國人。有次和幾位朋友在重慶江邊渡船，船少而岸上渡船的乘客太多，一個朋友突然異想天開，高喊：「我們外國朋友有急事進城，請讓我們先上渡船。」大家

竟信以為真，就讓他們先上船。

劉對政治問題，頗有獨特見解。當胡宗南部隊攻下延安，大家都很慶幸時，他却說：「問題尚未解決，以後問題可能更麻煩！因為共軍將從此更擴大叛亂了！」

湖南政治，同樣是很複雜。和談期間，被毛澤東廣播中尊稱為：「湖南大家長頌老」的程潛（字頌雲）將軍由於兒子是共產黨員，父子情深，反共意志動搖。記得他任武漢行營主任時，一次總理記念週，由曾任湖北民政廳長，槍斃過北洋政府時出任過陸軍總長李書城的共產黨兒子，堅決反共的孔庚，慷慨陳辭，要求頌老下決心剿共時，程潛的面部表情就很不自然。

湖南稱得起革命思想發達的省份，是毛澤東的家鄉。但反共最堅決的亦是湖南人。湖南的國民黨省黨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都相當健全。黨部多由教育家們實際領導，當時教育廳長王鳳喈先生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他們自稱從事教育，等於松柏長春。某次一位黨部同志譏諷青年團發展太快，有似蓖麻子的成長。（蓖麻生長極快。聖經約拿書第四第十節，有蓖麻「一夜之間長成，又在一夜之間死去」之說。抗戰後方西藥來源斷絕，蓖麻油為中藥（鴉藥）及工業上重要原料，湖南農民樂於栽種），可見黨團之間，彼此仍是對立，分散力量！

共產黨吸收政府重要高級官員子女為黨員（例如陳布雷之女，翁文灝之子）非常成功。共黨祇求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確使國民黨幾處於無法應付地位。

前臺大校長傅斯年有次在南京向私立建國法商學院學生演講，他說：他最反對共產黨的，就是「祇求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因為「手段」有時亦可變成「目的」，由於不擇手段，其結果最後就可變成不擇目的了！

共產黨不擇手段可以打敗國民黨，但是如果堅持如此做下去，必將無法達成建國之目的。不擇手段，就是准許可以隨便欺騙，講了的話可以不算數，所謂好的話儘量去講，兌現不兌現可以不管。

在野的黨這樣做，問題還不大。執政的黨再這樣做，到了失去人民信心時，如何尚能齊心協力去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呢？

勞大同學各有前程

汪浩推薦調我接湖南地政局長的原因。除了他知道我在浙江昌化縣任內的政績，及重視我被陳辭公徵調湖北任地政實驗縣長（他自已亦曾任浙江平湖地政實驗縣長），更重要的是由於地政局內人事複雜關係。

通常情形，機關首長出缺，由副首長升任，是很正常的。湖南省地政局先後曾有二位副局長。先是李之屏，東吳畢業後進地政學院。後是馬寶華，復旦畢業後進地政學院。同期同班地政學院同學。

李是湖南人，佔省籍之利。馬則在浙江隨汪浩工作多年，佔老同事之利。日軍攻陷衡陽，湖南省政府撤退至湘南山區。職員們無事可做，無公司可辦，心情自然沉悶。此時汪浩赴重慶公幹。

局內地政學院畢業的幾位同學集合商議，去函學校，建議公推李之屏接任局長，但未蒙學校當局同意。汪獲知此一消息，就近與學校接洽，將李調行政院地政署服務，而由馬寶華（來臺曾任內政部地政司長）繼任副局長。致湖南本省籍同學對馬產生反感，阻止馬升任。因而想出了調我接任的辦法。

上述地政局人事複雜情形，是從局內幾位科長，全是地政學院同學，亦全是湖南本省人所說的。由於我家眷留在武昌，星期假日，幾位任科長的同學，常陪我出遊長沙近郊名勝，例如嶽麓山等處。我們無所不談。當然談最多的，還是地政局內的事。

長沙大火，是對日抗戰中唯一實施焦土政策最徹底的我國大城市。湖南人對張治中主席張皇失措，敵人未到，先行放火，燒毀城內全部房屋。致全城公私建築物俱成灰燼，至為痛恨。

地政局乃新成立機關，在長沙當時自然找不到舊有房屋利用。記得汪浩由浙江調回湖南前，曾到昌化和我作一次長談。我們住在全部新建的縣政府內。他問我：「為何抗戰期間，尚能建如此大規模的全部縣政府房屋？」我說：「不想去做，平時亦建不起來。要去做，戰時亦能興建起來。現在我們不是已經建築好了嗎。」所以抗戰勝利復員，他一到長沙，就呈准省府向銀行貸款，興建地政局辦公廳及部份職員宿舍。他見了我，還說是受了我對公家房屋建築，特別有興趣的影響。

我雖興建了不少公家房屋，却未曾為自己建

過私人房子。部份朋友，由於大陸有自己的好房子，捨不得離開，而留在那裏受苦難。我沒有自己房屋，撤退時反而沒有這些苦惱。來美國後，不斷輪流住四個兒女陸續新購的房屋。（兒女們先購小屋子，後購大房子，亦是美國一般人的習慣）十年之間，住過他們九幢新房子，亦是始料所不及的。

我到長沙時，汪浩已任長沙市長。他是普通行政人才，喜歡活動，他為我設宴介紹各機關首長，各機關首長亦紛紛回請我。熱鬧了一段時間。

我大學讀上海國立勞動大學土木工程系。同班同學朱精規來臺曾任中華工程顧問公司總經理，承包南北高速公路及飛機場等國家重大建設。我改行學地政，從未做過大學所學的本行工程工作。

勞大因淞滬戰爭，大部份校舍（江灣的工學院與吳淞的農學院）被日軍砲轟所毀。我們一期畢業後即停辦，（雖然校董吳稚暉老先生曾怒責當時教育部蔣夢麟先生無大臣風度，此校不應停辦。）因此畢業學生甚少。

勞大農學院因院長李亮恭先生，來臺會長臺中農院多年，有好幾位同學在那裏任系主任。還有一位留比利時學農具的詹純鑑同學，來臺較為活躍，任立法委員，主持過一段時間的勞大在臺同學會，每年聚餐一次，他現已去世。社會科學院來臺師友計有彭襄、陶希聖、劉岫青、楊長卿等人。

工學院尚有留英來臺的機械廠廠長陶鼎勳等

數人。勞大校長易培基先生時任行政院農礦部長，湖南人。湖南的中等教育，相當有水準，有利於到外省投考大學，特別是公費大學。我讀的二期國立公費大學：勞大及政大。湖南同學特別多。湖南人個性較剛直熱忱，容易和他們做朋友。

解決綏靖土地方案

當我正將調任湖南時，南京國防部軍需署長趙志堯帶個口信給我！說是陳辭公希望我立刻去

南京一次。要垂詢有關綏靖區土地問題。我到長沙後，先請示王東原主席，是否要去？
王東原主席指示：他自己將赴京述職，他會當面請示陳誠，然後再通知我。王東原主席抵京後第二天，即電話省府秘書處，囑我立即赴京。
原來廬山會議，總裁特別重視綏靖區的土地問題，要求研究解決辦法。陳誠囑我擬訂方案。我決定親赴綏靖區實地考察，並邀吳興縣長王非同學等五人，組織一個小型考察團。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下旬，草擬綏靖區土地問題解決方案呈報陳誠，陳誠並將方案轉呈總裁。隨即蒙總裁召見垂詢後，於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回長沙。
同年四月又奉國防部電，通知以民事局副局長劉翔（來臺曾任高雄市長）出任山東民政廳長，命我接任他的職務。
地政局長職務暫由馬寶華副局長代理，後由蕭訓繼任。我就離開湖南了。
民國七十七年春節寫於洛杉磯蒙市寶島花園

中外詩壇

槐森學兄以朱筆鈔寄上海同學唱
和詩用韻次答 香港 蘇文擢

梧院桃源跡已陳，迴黃轉綠待更新。
白藤織笈韶年事，彩筆傳詩醉月人。
回首淞雲餘客夢，腐心秦律賤儒珍。
絲絲遠道思何極，縷縷羣公唱和頻。
次韻薇庵見寄 香港 蘇文擢
海濱娛老未全非，端恨砭時願力微。
火宅待消前度劫，暮雲長與故山違。
高蟬過樹無留影，野馬臨窗有落暉。
何事飄零怨秋雁，營巢飛燕及春歸。

答戎庵春日見懷次韻

華盛頓 范夔森
高樓客去起推枰，時事如斯嘆有聲。
華府霜寒猶釀雪，草山日暖已觀櫻。
十千美酒憂難解，一曲陽春和未成。
喜聽蛩音在空谷，錦囊佳句使人驚。
瀛島迢遙共一天，海壖西望亂濤煙。
駸駸佳日催人老，渺渺歸期逐歲延。
赤水求珠詩億萬，玉堂揮翰牘三千。
何時却話巴山雨，便訪南泉向北泉。
平江會振將軍壽，吳光朝將軍八十

羅尚主編

依韻和祝 台北 舒適存

壯心常逐彩雲飛，不信從軍願已非。
據赴八年終雪恨，離家萬里每懷歸。
蘇卿豈為封侯印，項籍徒誇畫錦衣。
牧野鷹揚猶立望，魯陽戈要挽斜暉。
巫峽 香港 李國明
巫峽十二峯，朝夕雲雨中。
景色隨變化，壯觀無時窮。
江涯巨斧迹，或云夏禹功。
扁舟泛中流，頓覺百慮空。
游興猶未已，覓句入詩筒。